



# 司馬遷

季 鎮 淮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季鎮淮著

司馬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內 容 提 要

司馬遷是我國歷史上最卓越的史學家，也是我國歷史上偉大的文學家之一。本書比較全面地介紹了他的生平，同時分析了他的作品“史記”的內容和意義，指出了這部作品中所包含的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這是一部幫助我們了解司馬遷及其作品“史記”的讀物。

司 馬 遷

季 鎮 淮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五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號 1121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4 1/2 字數 84,000

一九五五年三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三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30,000

# 目 錄

|               |               |
|---------------|---------------|
| 家世            | 一—二           |
| 遙遠的世代(一)      | 司馬談(四)        |
| 童年            | 三—三           |
| 龍門誕生(三)       | 十歲誦古文(四)      |
| 家徙茂陵(七)       |               |
| 漫游、侍從和奉使      | 三—六           |
| 二十漫游(三)       | 「仕爲郎中」(元)     |
|               | 「奉使西征巴蜀以南」(三) |
| 爲太史令——從內廷到外廷  | 三—五           |
| 從巡封禪(三)       | 「從負薪塞宣房」(四)   |
|               | 爲太史令(五)       |
| 著述理想的開始、挫折和堅持 | 五—七           |
| 不朽的開始(三)      | 「遭李陵之禍」(五)    |
|               | 「就極刑而無慚色」(五)  |
|               | 一個堅持          |
| 理想的老人(六)      |               |

偉大的現實主義的歷史家和文學家…………… 三一一—三二五

偉大的著作(三) 基本方法和基本態度(五) 人物中心(六) 褒貶尺度的

人民性(八) 人民性的來源及其局限(二〇) 寫作方法(二三) 語言的運用(二八)

歷史和文學統一的範例(三三)

司馬遷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三六一—三七

後記…………… 三六一—三四〇

# 家 世

## 遙遠的世代

據說歷史上有一個時期，人和神住在一起，無法分別誰是人誰是神，人人都在祭祀，家家都爲「巫史」，好像個個都能通神似的。大家被祭祀弄得窮困了，結果也不見有什麼福氣。到了顓頊皇帝的時候，他看見這種情形很不對頭，就命南正（官名）重專門掌管天上的事情，大會羣神，使各即各位，分出一個次序來；又命火正（官名）黎專門掌管地上的事情，大會人民，使各安舊業，不得互相侵犯。這樣人和神就分開了，天上的神事和地上的人事就各管各了，這就是所謂「絕地天通」。後來，從唐虞到夏商，重黎的後人世世代代掌管天地的事情，使人神各有所主。在周宣王時代，重黎的後人叫程伯休父的，失去重黎氏世代相傳的職守，作了司馬這個官，從此就成了司馬氏。

這是公元前五世紀左右，楚國的大夫觀射父對楚昭王講的故事<sup>①</sup>，司馬遷認爲他的家世就是從重黎氏這樣渺茫的遠祖傳下來的<sup>②</sup>。當公元前十世紀周穆王的時候，重黎在傳說中還

是上帝之下的兩個主管天地的神<sup>③</sup>，到了觀射父的故事中，他們就都成爲人。他們結束了「夫人作享，家爲巫史」<sup>④</sup>的局面，分司天地，作了職業的巫史，一個是巫，一個是史。觀射父講的這個故事，反映了先後不同的社會情況。但「家爲巫史」即人人都是巫史的局面，其實是没有的，因爲巫史並不是同時出現，而是先有巫，後有史的。魯迅先生說：「原始社會裏，大約先前只有巫，待到漸次進化，事情繁複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獵，戰爭……之類，漸有記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職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來記事，這就是「史」的開頭。況且「升中於天」，他在本職上，也得將記載酋長和他的治下的大事の册子，燒給上帝看，因此一樣的要做文章——雖然這大約是後起的事。再後來，職掌分得更清楚了，於是就有專門記事的史官。」<sup>⑤</sup>根據觀射父講的故事，並結合魯迅先生對史官起源的解釋，似乎可以這樣設想：在原始社會裏，大概最初人人都祭神，人人自以爲能通神；後來才

① 見國語楚語下。「火正」史記太史公自序作「北正」。又「南正」左傳昭公二十九年作「木正」。

② 見史記太史公自序。

③ 見尚書呂刑。

④ 國語楚語。

⑤ 魯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

有了專職的通神的巫；再後來巫兼史，巫史還是一人；又後來巫史分了家，巫主神事，而史主人事。觀射夫講的重黎分司天地的故事是這最後的巫史分家的社會情況的反映。不過作爲司馬遷的祖先來說，重黎即使是歷史人物，也是很渺茫的。司馬遷所以稱引這樣渺茫的遠祖，不過要表明他的家世是一個悠久的史官家世罷了。並且司馬談只說他的祖先是「周室之太史」，司馬遷也只說「司馬氏世典周史」<sup>①</sup>，他們都撇開了巫，而只強調史官的家世。

春秋戰國以來，司馬氏一族作史官的系統中絕，分散在各個地方，作着其他的官職，也有很著名的。這些，我們都不必去說它了。

這裏單說司馬遷出身的這一枝。公元前六二〇年他們由晉遷到少梁<sup>②</sup>——秦惠文王十一年（公元前三二七年）改名夏陽<sup>③</sup>，漢代也叫夏陽，即今陝西省韓城縣。戰國時代，少梁一枝的司馬氏，在秦惠文王時，出了一個叫司馬錯的，與張儀同僚而意見不同，主張伐蜀，有功，因而留守於蜀。司馬錯的孫子叫司馬靳，當秦昭襄王時（公元前三〇六——前二五一年），

① 史記太史公自序。

② 見史記太史公自序。

③ 見史記秦本紀。



爲武安君白起部將，昭襄王四十七年（公元前二六〇年），與白起大破趙軍四十餘萬於長平（今山西高平縣西北），盡坑殺之。後三年（公元前二五七年），司馬靳跟白起一起在咸陽西門外的杜郵（今陝西咸陽縣東）被逼自殺。司馬靳的孫子叫司馬昌，當秦始皇時，爲秦主鐵官。司馬昌的兒子叫司馬無澤，在漢初爲長安四市的一個市長。司馬無澤的兒子叫司馬喜，爲五大夫。司馬喜的兒子就是司馬談，爲太史令，就是司馬遷的父親。

司馬遷的家世，即使從春秋時代算起，也够得上說是「源遠流長」的了。但直接給司馬遷以深刻影響的，只是他的父親太史令司馬談。因此，關於司馬談，我們還應稍稍詳細地介紹一下。

### 司馬談

司馬談死於公元前一一〇年（元封元年），生年不清楚。假定他比司馬遷約大三十歲<sup>①</sup>，那就是生於公元前一七五年（文帝前元五年）左右。司馬談生長、受教育於漢王朝的文景時代，主要接受了文景時代的影響。

① 司馬遷生年見下章。

據司馬遷說，司馬談的學問有三方面。其一，「學天官於唐都」。所謂學天官就是學天文，觀測日月星辰。漢代學者以爲天上的日月星辰，和地上的封建王朝一樣，也有君臣尊卑，大小官職之分，所以稱天文星象爲天官。唐都是漢代有名的觀測星象的專家，晚年還和司馬遷一道參加改曆工作。其二，「受易於楊何」。楊何，菑川（今山東壽光縣）人，漢初有名的傳易者之一。公元前一三四年（元光元年），楊何以易經專家的地位爲中大夫<sup>①</sup>。易講陰陽吉凶，和天文星象是有關係的。司馬談學習這些，好像是有目的地準備作一個史官的。也許他作了史官之後，才有機會也必須學習這些。因爲天文星象和陰陽吉凶等等是史官的主要職掌。其三，「習道論於黃子」。所謂習道論大概就是學習漢初黃老一派的思想理論，不必專指某一書。黃子就是黃生，他好黃老之術，曾在漢景帝劉啓面前和詩經專家轅固生辯論歷史上湯武伐桀紂這事情的性質。黃生以爲「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而轅固生則以爲「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兩人各持已見，辯論不決。最後轅固生說：「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漢景帝就說：「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這樣，兩人的辯論就結束

① 見史記儒林列傳。

了。黃生和韓固生的辯論，好像針鋒相對，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其實都是爲新建的封建王朝服務的。秦末農民起義的結果，消滅了一個舊的和建立了一個新的地主階級的封建政權。韓固生所以強調湯武「受命」，目的在於說明漢高帝劉邦代秦即天子之位的根據。相反，黃生以爲湯武不是什麼「受命」，而是「弑君」，目的也不難看出，在於防止臣民的「亂動」，以鞏固新建的封建政權。所以在漢景帝即當時最高的封建統治者看起來，黃生和韓固生的議論都很對，沒有爭執的必要，「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但從封建統治者看來，更切實際的還是黃生的議論。因爲在漢景帝時代，漢之代秦，早成歷史事實，「受命」也罷，不「受命」也罷，劉家總歸已經坐了天下。現實的問題，不是「受命」不「受命」，而是天下坐得安穩坐不安穩。漢初的封建統治階級即地主階級，從最高的當權派漢文帝、漢景帝、竇太后、曹參等等以及一般地主階級分子，所以提倡黃老思想，主張「清淨無爲」——即對人民緩和壓迫、減輕剝削，根本的原因，在於消除人民的「亂動」思想，以坐穩天下，鞏固地主階級的封建統治。黃生的思想是文景時代統治階級的思想，即統治的思想。司馬談「習道論於黃子」，正是受這種統治思想的影響。

公元前一四〇年（建元元年），漢武帝劉徹當權，從此漢代的封建王朝，進入了一個新的統治時期。這時漢興已六七十年，經過文景兩朝的「清淨無爲」，地主階級的封建統治已經相當鞏固，隨着生產事業的發展，社會物質財富的增長，它必然結束了「無爲」的局面，走上強大發展的階段，政治上對內加強統治，嚴刑峻法，對外大力擴張，四處發動戰爭。在思想方面從竇太后死後（公元前一三五年，建元六年），儒家思想代替了黃老思想，成爲封建統治階級的思想，即統治的思想。司馬談在漢武帝建元年間（公元前一四〇——前一三五年），果然學有所用，開始作了史官，即太史令，通稱太史公。公是當時習用的稱呼，不一定表示尊敬。史官是漢武帝新設的一個官，職掌天時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在漢武帝看起來，不過和倡優一流，世俗也很輕視。史官從來還職掌記錄，搜羅並保存典籍文獻，這是史官的傳統。司馬談自覺地繼承了這一傳統。

司馬談作太史令後，精神上感受到壓抑和苦悶，這恐怕不僅由於他的職位的卑微，更重要的還由於他的政治思想的分歧。他深受影響的是黃老一派的「道論」，而當前走運的却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漢武帝大力提倡並實踐之下，司馬談公然反對了沒有，我們無法知道。可是從現存唯一的題爲論六家要旨的司馬談的那篇論文來看，可以知道，司馬談是表示了他的不同意見的。在這篇論文裏，司馬談把春秋戰國以來「蠱起並作」的學術思想，分爲

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對於陰陽等前五家都分別地給以適當的批評，但對於道德一家，則完全肯定地加以贊揚。他說：

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這就是論六家要旨開頭的簡單論斷。這個論斷的後面，就展開了論述。讀者不難看出，這篇簡短的論文，概括地分析了春秋戰國以來主要的學術流派，思想、條理是很明晰的，這說明了司馬談是有科學頭腦和歷史修養的；它把儒家列爲六家之一，否定其獨尊的地位，非常中肯地批判其「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完全肯定地贊揚了道家，以爲包容各家之長，這充分地表明了司馬談的黃老思想的色彩和傾向。在漢武帝時代，司馬談的這種學術思想究竟起作

用沒有呢？如果起作用，又起了一些什麼作用呢？我們這裏不能、似亦不必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這裏只要指明司馬談的思想和當時的統治思想存在着這樣的分歧。我們可以肯定的僅僅是這一點，即司馬談的這篇論文，無疑給司馬遷後來爲先秦諸子作傳以很好的啓示，也給更後的劉向、劉歆父子對先秦諸子的流派分類以重要的基礎。因此，我們可以說，司馬談的這篇論文是有歷史價值、值得提出的。

在漢武帝建元元封之間（公元前一四〇——前一一一年），即在漢武帝當權的前期，大約三十年間，司馬談一直作着史官。在如此長期的史官工作裏，司馬談作了一些什麼事，我們今天知道得很少很少。公元前一二一年（元狩二年）的冬天，漢武帝祭祀了上帝，因而想起還應該祭祀后土。司馬談和祠官寬舒曾經共同議定了祭祀后土的儀式<sup>①</sup>。後來到公元前一三年（元鼎四年），漢武帝「行幸雍（今陝西鳳翔縣南），祠五畤」之後，經過司馬談的家鄉夏陽，渡河到汾陰（今山西榮河縣北），「立后土祠於汾陰隴上」<sup>②</sup>，就如司馬談、寬舒等所議祭祀了后土。公元前一二二年（元鼎五年）冬至，漢武帝開始祭祀太一於甘泉（宮名），

① 見史記封禪書。

② 漢書武帝紀。

有司報告說「祠上有光焉」，司馬談和祠官寬舒又會共同建議「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sup>①</sup>。據此可以推想，漢武帝的一切祭祀典禮，司馬談以他「近乎卜祝之間」的史官地位，大概總得躬與其事和謹參末議的。此外，也是想像得到的，漢武帝出巡四方，無論是爲了祭祀或其他事情，司馬談以他史官的責任，大概總得作爲一個侍從跟着漢武帝四方奔走的。

但司馬談並不是一個庸俗的官僚，他對他的卑微的史官職守却抱有崇高的理想。這個理想表示在他最後對司馬遷的遺囑中，關於這一點，下文還要提到。這裏我們暫指出這個事實，即司馬談在「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sup>②</sup>的便利條件之下，他不止抱論著歷史的理想和計劃，而且在長期的三十年的史官職守之內，他可能已開始了部分的撰述工作。可惜今天在史記一百三十篇內，究竟哪幾篇是司馬談的手筆，我們實在很難辨別出來<sup>③</sup>。我們只能這樣說，司馬談對歷史論著是抱有宏願的，而且在搜羅記錄和保存歷史資料

① 史記封禪書。

② 史記太史公自序。

③ 在這個問題上，不可能有肯定的結論。

有人曾經企圖證明史記裏有幾篇出自司馬談手筆（顧頡剛司馬談作史考，見周叔弢先生六十生紀念論文集），但並無確證。

等等方面，也盡了一生的努力，他給偉大的史記創造工程，確乎作了某些不可磨滅的基礎工作。

公元前一一〇年（元封元年），漢武帝東巡，並在泰山上下舉行了祭祀天地的典禮，這就是所謂「封禪」。司馬談當時留在洛陽，未能從行，他抑鬱憤恨而死。司馬談論著歷史的理想和計劃，終於遺留給偉大的司馬遷去實現。



# 童 年

## 龍門誕生

公元前一四五年（漢景帝中元五年）<sup>⊖</sup>，司馬遷誕生於龍門。這個生地是司馬遷自己說的<sup>⊙</sup>。龍門見於尚書禹貢，是古代的一座名山。它跨黃河兩岸，其東在今山西河津縣北，其西在今陝西韓城縣北。黃河自河曲轉折而南，流入峽谷，河面狹窄，水流迅急，穿過龍門，奔入平原，河面乃寬，流勢始緩。以龍門爲界，黃河在秦晉間的一段，南北形勢有很大的懸殊。由於這種自然的形勢，龍門遂成爲自古以來人們不斷馳騁幻想的一個神奇的地方。據

⊙ 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觀堂集林卷十一）、梁啓超要籍解題及其讀法（飲冰室合集專集第十五冊）、張鷟一太史公年譜（關隴叢書）、鄭鶴聲司馬遷年譜（商務版中國史學叢書）、日本瀧川龜太郎太史公年譜（史記會注考證第十冊）均定是年爲司馬遷生年。

⊖ 見史記太史公自序。